

杏花村

(眉户现代剧)

编剧：毋致 南怀容 杨淑琴



陕西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大强和二强是亲弟兄。二强在杏花村当队长，多吃多占生活富裕；大强和杏花村社员整年辛勤劳动，却总是缺吃少穿生活困难。大强的妻子文英嫂，决心要改变杏花村落后面貌，经过兄弟、妯娌之间展开的戏剧冲突，在杏花村实行了联产责任制，终于改变了杏花村的落后面貌。

这出戏反映了当前农村的现实生活，人物形象生动，语言通俗流畅，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

时 间 现代。

地 点 陕西关中东部农村。

人 物

文英嫂——四十多岁，杏花村社员，后当选生产队长。

冯大强——男，四十多岁，文英之夫。

冯二强——男，三十多岁，杏花村生产队长，大强之弟。

玉 琴——女，三十多岁，二强媳妇。

冯根田——男，二十五岁，大强儿子。

杏 花——女，二十三岁，根田的新媳妇。

韩云亭——男，六十多岁，县上的顾问，人民代表，冯家兄弟之舅。

冯大娘——六十多岁，冯家兄弟之母。

牛 铃——四十岁左右，社员。

铃铃嫂——三十多岁，牛铃之妻。

三 叔——六十多岁，社员。

五 婶——五十多岁，社员。

小会计及一男社员。

场 序

第一场	杏林求告
第二场	村头争议
第三场	大闹新房
第四场	桃岭表心
第五场	瓜园风波
第六场	清债释怨
第七场	春满杏林

第一场 杏林求告

〔八十年代第一春。开春之后。

〔杏花村中，冯二强家院。

〔一阵欢快流畅的音乐，伴随着鞭炮声、笑闹声……

〔幕后合唱——

鞭炮连声响，

排宴闹嚷嚷。

什么事惊扰得半村社员忙？

哎呀呀，原来是

队长盖起新大房！

〔幕开。一侧是冯二强住屋，有圆顶角门可通后院，房前设有小桌小凳之类；另侧中景处，可见新盖起的平顶薄壳新窑——这是关中东部、黄河岸边特有的一种新式建筑，三明两暗，一砖到顶，灰柱走廊，阔绰美观。

！玉 琴 （怀抱吃奶孩子，悠然自在地欣赏新房）哎呀好啊！……
（唱《耍猴调》）

风和日暖春满院，

正是杏花二月天。

怀抱娇儿自悠闲，

眼望着薄壳房心醉心甜！

（孩子哭，边哄边接唱）

亲狗狗，猫蛋蛋，妈的心尖尖哟，

我娃莫哭莫叫唤。
你爸掌权当队长，
你妈也撑半边天。
杏花林中盖新房，
还不是为你创江山。
到明日花墙砖砌院，
自来水管当院安；
门帘一揭朝里看，
大柜小柜、沙发床头、圆桌明镜，样样摆设
都齐全。

哎哟哟，就等着往进搬。

（孩子哭，摇哄）噢噢，妈给你盘算得谄活着哩，哭啥？看看看，这新房爸妈给你先占着，老房叫你婆先住着。（一想）呃，不对。咧老婆子偏大儿，把东西翻弄过去咋办？倒不如叫老东西先住这儿。（一想）呃，更不成。新新个房，看把她美死着！（哄娃）噢噢，再耍哭。这老婆子半天不见，跑到哪里去了，也不来抱娃。（喊）妈，妈！

（冯大娘提猪食桶，自后院默默走上。）

玉 琴 （不满地嘟囔）刚吃了饭就不见人了。院没扫，面没发，忙得我团团转，人家倒会清闲。……

冯大娘 （铁勺往桶里一丢）猪也要吃饭哩。

玉 琴 啊？你可不说是喂猪去了。（指鸡骂狗地）吃吃，死猪就知道吃，看撑死了着。如今靠的是工分吃饭，不动弹，让谁白养活！（娃哭）哭啥，冤枉你了？白吃白喝，还叫人把你顶到头上当先人敬呀。（说

着打得孩子哭叫)

冯大娘 不会说话的娃，在他身上出啥气。(抱过孩子，哄着走下)

玉 琴 呃，半个眼都见不得你个老……(朝桶狠踢一脚，碰得自己脚疼)哎哟!

(牛铃挎半导体收音机、提包上。)

牛 铃 哎哎玉琴妹子，慢一点，跟猪食桶赌啥气?

玉 琴 哼，一见咧老饭桶，不顺眼，气就来了。

牛 铃 你这个队长娘子，真个是熟透了的大红袍花椒——又辣又麻。

玉 琴 少叫我外号!谁有你牛铃日子囊活，和铃铃嫂两口无牵无挂，半导体收音机一挎，走东家串西家，混个肚儿圆，油嘴一抹，不缺钱花。

牛 铃 再谄也谄不过你队长娘子，掌管队上弹棉花柜的钥匙，一开一锁十分工。二强队长更牛气，哨子一吹，工分一堆；地头一转，补贴满算。油搓面的日子还不过瘾。瞧，新式房一撑，半个杏花村都起明发亮了。你先说，这回咋谢哩?

玉 琴 谢?“卸”胳膊“卸”腿去。烟茶敬奉咧，酒肉吃净咧，大工分你挣咧，腰包塞硬咧，还不够你的?

牛 铃 好玉琴妹子哩，不是我牛铃这总管，五间大房能起来?!

(唱《放风筝》)

盖房靠的基建队，
运输凭的拖拉机。
青砖用了五万几，

烧窑有社员出力气。
学校的门窗先尽你，
水库上随便拉水泥。
换钢筋用的队上米，
好油漆凭的是我姨她女婿。
你自己摊了多少水？
这跑前跑后经营料理靠的谁？

玉 琴 （接唱）凭的你一张嘴，
凭的你两条腿；
要不是我二强当队长，
你也不会这么卖力气。

牛 铃 （唱）这就叫水帮鱼来鱼靠水，

玉 琴 （唱）来来来，玉琴给你再喝上几杯。

牛 铃 喝酒？咱带着哩。（掏酒瓶）

玉 琴 你还舍得买酒？

牛 铃 买？嗨，队上招待公客剩下的。（又掏糖包）给，这
几包牛奶糖，哄娃去。

玉 琴 （接过）嗯，沾了油水还挣了工，你真会寻好差事。

牛 铃 那当然嘛。

（二人满意地笑。牛铃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着。

（冯二强自门外归来。

冯二强 （唱《紧诉》）

又吹哨子又敲钟，
督促社员去上工。
各样活路都派定，
安排一毕回家中。（进）

牛 铃 队长，活派完了？

冯二强 完了。

玉 琴 忙了一阵子，我给你煮几个鸡蛋去。

冯二强 算了。牛铃，你把电工司机联系好啦？

牛 铃 好啦。人一两天就来。（掏条子）队长，这条子你给批一下。

冯二强 （看条）光烟酒就花了这么多，这怕……

牛 铃 怕啥？好队长哩，司机和电工，全凭烟酒捆，加上接待的跑腿的，多少人吃哩。不花能行吗？

玉 琴 人家牛铃哥跑前跑后，办交涉买东西，还不是为队上。你倒怕啥！

牛 铃 对呀，你是咱杏花村的管家，大权一抓，东荡西杀，大名一签，有他谁说的啥呢！

冯二强 好吧。（批条子）

牛 铃 队长，我今个跑了好几趟，这工分……

冯二强 我给记工员说，给你记双份工。

牛 铃 对，就是要拿这调动积极性哩。你看昨晚上突击抗旱没人去，油饼一炸，起了多大作用。

冯二强 咳，再别提了。

（唱《银纽丝》）

说什么调动积极性，

我发号施令没人听，

又是加工分，

又是炸油饼，

办法想尽都不灵。

玉 琴 吃了油饼加了工分，把地还没浇了？

冯二强 （接唱）吃油饼来了一窝蜂，
干起活来磨洋工。
天明地头看，
不见人影踪，
烧坏的水泵摆在路当中。

你说气人不气人！……

牛 铃 要生气。水泵坏了有电工，只要你舍得花钱，官油壮捻子，你倒怕啥。不说咧了，你看这房神咧事浑咧，就剩下往里住人咧。你两口商量一下，啥时搬家呀？

玉 琴 二强，我看有空了咱就往这新房搬。

冯二强 （看看房，满意地）嗯，行啊，搬！

牛 铃 好，我给你筹划筹划。

〔三人边说边走进屋内。〕

〔冯大强心情沉重，犹豫走上。〕

冯大强 （唱《大岗调》）

冯大强低头自徘徊，
为借房穿过杏林来；
登门求告实无奈，
见了二强口咋开。

〔进〕老二！……老二！

冯二强 〔出〕大哥，你过来了。

冯大强 噢……过来了。

冯二强 你来有啥事？

冯大强 没，没啥事。闲转哩。

冯二强 你还舍得闲转。你是无事不这边来。到底有啥事？

冯大强 我……，听说你新房盖起了，来看看。

冯二强 看房？那好，（指房）看吧。

冯大强 （看了看）房，盖得还宽展。

冯二强 勉勉强强，凑凑合合。

冯大强 老二，哥有个事想和你商量商量。

冯二强 看看看，我知道你准有事。说吧！

冯大强 我……我……

冯二强 啥事你快说嘛。

冯大强 老，老二呀。

（唱《平调》）

根田订婚已两年，
杏花今年二十三，
咱妈为此事常挂念，
你大嫂整天发熬煎。

冯二强 那你的意思是？……

冯大强 （接唱）眼前你哥有困难，
不借粮食不借钱，
根田的婚事等操办，
没有房子作了难。

冯二强 噢，你是说庄基地？这一时三刻批不下来，申请的人太多，队上不敢开这个口。

冯大强 （唱《岗调》）

愿你把亲侄儿多怜念，
只要有房就能把婚完。

冯二强 没有庄基能有房？你不是说梦话哩。

冯大强 不。我是想……想……

冯二强 想咋？

冯大强 想……想……

冯二强 哎呀呀你这个人，丝丝蔓蔓慢慢腾腾，到底想咋？
……我还忙着哩。

冯大强 你耍急。我，我是想……（总说不出口）

冯二强 （不耐烦）算了。你过去想，想好了再来说，我还有事呢。（说着便欲走）

冯大娘 （急上，叫住）二强！你等等。你哥的话，你真听不出听不懂？你能眼看着叫你哥作难死吗？

冯二强 问了半天哼哼唧唧，谁知道他想咋。

冯大娘 想咋？想给娃结婚，可怜的没房嘛。

冯二强 那我有啥法子。

冯大娘 你有法子。这新房闲放着，不能借用用？

冯二强 （诧异）借房？——借这新房？

冯大强 （恳求）兄弟，或新房或旧房，你就帮哥一把……

冯二强 这……（看看大强，又看看房，思想斗争）这怕不行啊。

冯大强 啊，不行？

冯大娘 （气急）二强！你……你难道逼着你哥给你磕头下跪吗？

冯大强 兄弟！

（唱《平调》）

哥哥我身累病家境困难，
根田娃办婚事不敢拖延。
咱弟兄虽两家终属亲眷，
借了房结婚后如期归还。

冯大娘 二强，你就把房借给你哥，根田娃把婚一结，就还给你了么。

冯二强 妈，你不想想，这怎么能行！

（冯大强与冯二强目光相遇。二强拧身不答，大强唉声叹气。

冯大娘 （见情心酸，旁唱《平调》）

大强儿为借房恹惶泪点，
二强他竟然间拒不答言。
两颗瓜本是一根蔓，
却为何一个苦来一个甜？

（向二强）

二强呀！
不念你哥负债重，
也怜侄儿订亲难，
怎忍根田婚事断，
见急不助心何安？

（唱《岗调》）

纵然是当初分家有积怨，
难道说亲骨肉要永结仇冤？！

冯二强 （唱《紧诉》）

妈妈不必把气生，
杏林新房刚盖成，
就是二强我同意，
玉琴也得思想通。

冯大娘 只要你同意，再跟玉琴慢慢商量嘛。

玉 琴 （忽然从室里冲出）不用商量，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我出力哩受忙哩，不是给别人盖房哩。哼，办喜

事，你喜我不喜。话说清：这房子借不成！

冯二强 （制止地）你……

玉 琴 我咋？我的房还不由我咧。你咋咧窝囊的，人家欺负你数落你逼你，连气都不敢出。聋了？哑了？没本事不敢跳崖去……

冯二强 行不行商量。你吵啥！

玉 琴 你眼瞪谁哩？看我不好，寻个铁锨铲出去。（索性撒泼）我看呀，这日子也过不成了！……

冯二强 胡闹啥，这是咱妈说哩……

玉 琴 你妈咋？你妈跟的谁？吃的谁喝的谁？偏刀斧子砍的谁？一天价盘上盘下，干的捞上汤的浇上，敬肥了养胖了，帮着别人抠来了。……

冯大娘 玉琴，把你的嘴放干净点。

玉 琴 我不干净？我没有吃里扒外！

冯大娘 玉琴，你今个把话说清，谁吃里扒外？我也没受过人的盘上盘下，只看过人的眉高眼低……

玉 琴 我不好么。你看谁好跟谁过去，我不挡！

冯二强 你少说几句不行吗。

冯大强 妈，算了。耍生气，都怪我，怪我。

冯大娘 大强，妈跟你。就是穷得要饭吃，我给你拉枣杆。走！（毅然拉大强下）

冯二强 妈，妈！（没有喊住，转向玉琴）你，你也太过份了。

玉 琴 啥过份，走了才清闲。又不是一家的老人，也该轮着管一管。

冯二强 你真是个麻眉！

玉 琴 你麻眉！你才麻眉！

〔夫妻俩争吵不休。

牛 铃 （出劝）算了算了。清官难断家务事，人都走了，房也不用借了。还吵啥。

玉 琴 吵啥，还不是你婆娘给说的好媒；借房，八成是她出的主意。真个五花六花糖麻花，想了个精明，长了个灵醒！（朝门外连蹦带指）

〔韩云亭此时恰好走进，碰个照面，眼镜几乎被戳掉。

韩云亭 啊，灵醒？谁还灵醒得过你？

玉 琴 （不好意思）呀，大舅来了。

冯二强 大舅，你来了，坐。

牛 铃 韩代表，啥风把你老给吹来了？

韩云亭 是你媳妇——他铃铃嫂给我吹的风。

牛 铃 这婆娘家，真个多事。

韩云亭 我看比你强，人家多的是好心事，你尽多的瞎瞎事。

牛 铃 哎呀，你是咱县上的顾问，又是人民代表，一马挎双印，可不能冤枉人。

韩云亭 冤枉不了你。

牛 铃 韩代表，那你们坐，我还有事。（下）

韩云亭 二强，你妈呢？

玉 琴 （抢白）我妈，我妈年龄大了，吃完饭怕克化不了，出门转去啦。

韩云亭 看你灵醒不灵醒？明明把人气走了，还要说成转去啦。

玉 琴 这……

韩云亭 二强啊，舅今个是戏台上的杨白劳，到你这少东家

屋里求情的。看你是高抬贵手？还是赶出门走？都行。

冯二强 大舅，有啥指点的你就直说。我怎么敢……

玉 琴 可不是嘛。舅舅是外甥头上一重天，二强有不对处，该说就说，该骂就骂，不行了打一顿，还不是应该的。

韩云亭 好，玉琴，舅今天也不打也不骂，只有一件事，不知办到办不到？

玉 琴 啥事尽管说，还能不听大舅的。

韩云亭 你可说话算数？

玉 琴 我啥事没听你的！

韩云亭 那好，把你的新房借我用一用？

玉 琴 啊？你也借房？（自语）今个咋尽碰些这号事。

（向韩）大舅，家里我不拿事，咧你要问人家掌柜的。叫我给你做饭去。（有意避下）

韩云亭 二强，你是个干部哩，也不能啥事都宠着她。你呀！
（唱《花音岗调》）

当干部眼里无群众，
为亲人做事太绝情。

（唱《平调》）

对待老人不孝敬，
对待兄长冷如冰，
借房象要了你的命，
无情无义理不通。

冯二强 那……你说借，就借吧。

韩云亭 （接唱《花音岗》）

借与不借你自己定，
我找你还有事一宗。

冯二强 什么事？

韩云亭 给大舅准备一双高筒雨鞋。

冯二强 高筒雨鞋？天晴晴的要咧干啥？

韩云亭 你往我脚上看，鞋都湿透了。

冯二强 噢，咧是昨晚上浇地把水跑了。

韩云亭 大路都成河了。地里是又有涝池又有旱塬。这号浇地法，能增产吗？

冯二强 这，这太不象话了。又加工分，又炸油饼，还干不好活。真没办法！

韩云亭 谁说没办法？实行联产责任制，就能治好这个病。

冯二强 联产责任制？

韩云亭 对。二强，这次县上让我到下边来，就是为了贯彻县委会议精神，专门来了解情况的。杏花村准备咋样改变面貌？有些啥打算？你这个当干部的，不能光顾自己盖房自己富，听不见群众的呼声。

冯二强 责任制有人说好，可也有人反对，我看还是听上边咋决定吧。

韩云亭 上边的当然要听，下边的也要听，特别是要听听象你哥你嫂那些困难户的。二强，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咱农村的形势发展快得很，你这思想还有些跟不上趟。来，听舅给你详细谈谈。……

（二人促膝谈论着。）

（幕闭。）